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祿文四編七

德清俞樾

宋澄之湖樓筆談說文經字疏證序

錢竹汀先生說文答問歷舉說文中某字卽九經中某字得三百二十三字而陳恭甫先生作說文經字考以彌補其缺又得三百有四字可謂備矣余於兩先生後掇拾其所未盡則所得僅九十九字刻入湖樓筆談中醜女效顰貧兒炫富良可笑也錢氏之書有甘泉薛君子韻爲之疏證成書六卷初刻於閩再刻於揚而前年鄞人郭君傳璞又重刻之并以陳氏及余所補者附刻

於後夫陳錢兩家適相當也末綴余書所謂貂不足而犬續者歟然陳氏之書至今無疏證者而余書則吳下有江建霞標曾爲作疏證其書未行而宋澄之文蔚又踵爲之兩君皆余門下士也余因覆按此九十九字中鄧卽葵丘之葵已見錢氏答問矣他如譎權詐也懦亦權詐也則晉文公譎不必作懦展轉也則展轉反側不必作輟余前所舉亦有不必然者澄之謂憂戚字本作戚許君欲別於干戚字故加心作憾洞洞屬屬字本作屬許君欲別於連屬字故加女作嫺善哉學問之事豈尙苟同乎余嘗深喜番禺張維屏經字異同一書其書

四十八卷古書援引異同羅列無遺嘗願爲之疏證而精力不逮澄之儻有意乎

華文珊津門徵獻詩序

咸豐之初余寓天津時同年生地山侍郎崇厚以通商大臣駐節於津津人方議修天津府志侍郎卽延余主其事然其時寇難未已戎事猶亟雖議修志費無所出亦無任採訪之役者但就官書鈔撮成書數卷未足爲定本余旋南歸遂輟不作越數年始聞津志告成余固未之見也光緒丙戌余在吳下有以華文珊司馬鼎元津門徵獻詩求序者凡七言絕句百二十篇分爲八卷

每篇各詠一人其人之志傳行狀以及見於諸家文集遺聞軼事備載於詩之後故名曰徵獻繫於津門者司馬津人也其所詠皆津人也嗚呼蒐輯之功可謂勤矣昔孔子慨杞宋文獻之無徵鄭康成以文章賢才解之馬貴與則以史傳之實錄爲文儒先之緒言爲獻余謂文與獻二而一者也獻之存亦存於文也然至後世而文益繁一人之事記載各異非薈萃而觀之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又有其一司馬此詩以詩爲綱以文爲目蓋以詩統文而以文存獻此表章前賢之盛意亦綱羅放失之苦心使余修志時得此豈不奉爲漁獵之山淵哉

今津志雖成然志者史體其例謹嚴不能備載則司馬此詩固津門士大夫所宜家置一編者也

俞勁叔大雷山房詩鈔序

同治乙丑春余在吳下紫陽書院戴子高以俞君勁叔來見曰詩人也願留而受業於門余謝不敢當然以子高爲之介紹亦遂不復固辭自此遂與勁叔識視其人雲情而鶴態有古骨無俗肉也聽其言冷然善也叩其所學則哀朽蟬斷中人所不措意者歷歷然鱗羅而布列也然猶以未得盡讀其詩爲憾光緒丙戌冬君以所著大雷山房詩鈔十二卷見示其清微淡遠得之王孟

者居多而哀豔之音又有似乎玉溪生者至如到家述  
感諸篇居然老杜秋日閑居諸詩又進而游五柳先生  
之門矣然則君誠詩人也余衰且病詩學益退而君顧  
以余有一日之長欲得一言以自信姑書此貽之惜子  
高已作古人不得與其論之也

戴黿峰史學津逮序

自史漢以來代必有史二十四史積之充棟讀之難識  
之更不易矣於是宋楊氏有兩漢博聞之作 國朝沈  
氏朱氏有南北史識小錄之作皆欲掇其菁英爲披沙  
揀金之計然識小錄但就南北史中字句之工麗事實

之新奇者依原書卷次摘錄成書苦無眉目兩漢博聞  
則每條各有標題而欲檢一事非徧尋其目不得亦未  
便於觀覽且是二書止兩漢南北朝而唐宋以後史更  
多事更繁則未及焉於是近人南沙姚氏有讀史探驪  
錄之作取二十四史中字句之工麗事迹之新奇者各  
以數字爲標題末一字隸某韻卽入某韻依今韻編次  
秩然不紊其體例善矣然以三千餘年之史而其所採  
止一千五百餘事蒐羅未備遺佚猶多讀者憾焉嘉善  
戴鼐峯先生毫而好學尤精於史所著有東甌金石志  
余嘗刺取數條入茶香室叢鈔今年以所著史學津逮



見示則仿姚氏探驪之例而附益之幾再倍於姚氏之書謀以活字排印而問序於余夫以韻隸事實始於宋人袁穀之韻類題選至明代有張氏之韻山見陶庵夢憶更極美富而其書均不傳蓋失之簡陋者固不足厭讀者之意而失之繁冗者亦無以傳世而行遠先生此書專爲史學而作博而能精繁而有要家置一編不獨爲詞章家漁獵所必需抑亦讀史之一助也宋孫甫善論史時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余亦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讀先生此書也

戴鼐峰瑣語錄序

說文瑣玉聲也無瑣碎之義然爾雅釋訓云瑣瑣小也則其義古矣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得古書有瑣語十一篇後世著述家以瑣名其書仿此其最著者孫光憲之北夢瑣言也明代有羅欽德之閒中瑣錄王渙之墨池瑣錄姚宏謨之錦囊瑣綴皆著錄於明史藝文志雖其書或傳或不傳而其編纂之勤固不可沒也戴鼐宰先生毫而好學所著有東甌金石志已行於世有史學津逮余已爲弁言其端先生又出瑣語錄一編隨筆紀錄不分別部居而前後敘次亦具有條理余讀之有理語有悟語有紀載語有考證語有游戲語蓋

出其緒餘以著此書有存乎此書之外者也瑣語云乎哉荀子曰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瑣言小也鬼言高大也其瑣也其所以爲鬼與

朱采蓀孝廉遺文序

同治初余主講吳下紫陽書院者二年其時兵亂初平人文未盛每月與課者不及三百人而高材生則往往有之如朱君采蓀卽其一也吳下書院章程與吾浙異凡他省之人皆得與課故采蓀以湖郡人而得與焉二年中采蓀每試必居高等未幾果舉孝廉以去余方謂其所就未可限量乃屢試春官未成一第竟齎志以歿

是可悲也采蓀之文不務牛鬼蛇神以爲奇不藉炙朽  
蟬斷以爲古而其光黝然以幽其味淵然以長無一舛  
骹之辭無一齟齬之字此與春明風氣宜無不合而顧  
不得志於禮闈何歟同時吳下有胡君春波者每課名  
次與采蓀等春波竟以諸生終而采蓀猶得舉於鄉是  
又其幸也春波遺文余旣序以行世采蓀之友與其門  
下士亦謀刻其遺文而乞余以一言張之回思曩時高  
才生大半鬼籙而余亦將老矣讀采蓀文所爲長太息  
也

何義門文選評本序

何義門先生精於校書每訪求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  
手自讎正

世宗憲皇帝在潛邸時曾以困學紀

聞命爲箋疏其所校兩漢書三國志尤精乾隆五年侍  
郎方靈皋 奏上其書付國子監及先生歿而海內爭  
購其所校諸經史於是何氏之書畢出而真偽亦頗獲  
襍乾隆壬辰長洲葉氏刻文選李善注附刻義門先生  
評語詳論文法略有考證簡首有先生自題數語署康  
熙辛巳秋口其書久行於世矣今年春汪君小村又以  
此本見示則卽汲古閣本而先生以朱筆書其上方大  
都皆論文法者也行閒則加圈點閒或校正文字書襍

行楷婉秀可喜自始至終筆意一律每冊鈐先生名印而無年月其末有蔡季白跋語云此本爲其鄉人碧琉璃齋阮氏所藏由阮而歸於陳由陳而歸於蔡授受源流亦自明白或疑其專論文法無所考證似不及葉刻本然如潘安仁爲賈謐贈陸機詩神農更黃黃當作王謝希逸宣貴妃誅容與經緯緯當作闡此皆改正而葉本未之改則其勝於葉刻者亦多矣自明代盛行艾千子時文評本國初諸老皆沿此習而義門尤以選刻時文名於世全謝山謂義門困學紀聞箋批尾家當未盡洗滌然則此本專論文法正是先生所長讀文選者

得先生此本而熟復之於行文之法所得非淺是宜刊布以廣流傳若夫考訂之學則自唐代李濟翁邱光庭以來講選舉者代有其人而葉刻錄先生考訂諸條亦人所習見轉不如此本專論文法之有裨於後學也方澍人嘯雲樓詩序

道光中葉余客新安與孫君蓮叔交長於余一歲余兄之因得拜其母識其諸子瑤環瑜珥皆稱其家兒而有裙屐少年秀眉白面如少陵所謂皎如玉樹臨風前者問之曰方氏甥也咸豐建元以後余不復至新安與蓮叔亦遂疏闊已而聞其死粵寇之難有詩哭之及光緒

初余在吳下有方澍人茂才投刺求見見之則卽蓮叔  
所謂方氏甥者以詩四章見贈雖語多溢美而清詞麗  
句誦之灑然其時同年勒少仲河帥開藩吳會爲余言  
此君曾入我幕佳士也嗟乎蓮叔不可見矣而得見其  
甥則爲之喜然念余初見澍人時猶未冠也而今則游  
歷關山崎嶇戎馬當代名公卿已有聞其名而折節與  
交者居然名場老宿矣余安得不矐然老也則又爲之  
悲去年冬得其書并所著嘯雲樓詩四卷流覽之餘輒  
書數語以寓且悲且喜之意其詩有云無射本秋氣離  
騷是怨聲蓋其所遭然也又有集句詩云豈有文章驚



海內不應憔悴老明時然則其異日之必有際遇亦可  
卜矣

秦散之詩序

太湖東西兩山之勝甲於吳會余有同年之孫暴方子  
式昭官其地屢招余作西山游未果也然流覽其圖經  
宅阻蟠幽實乾坤之靈囿意其中必有如王右軍所稱  
林澤遒上之士而余未之見今乃得之於秦君散之其  
人須眉秀爽風骨高寒雖爲貧而仕宦游吾浙浮沈簿  
尉閒而瑤林瓊樹望而知爲風塵外物今年春始見余  
於湖樓年已六十矣以詩四卷見質蓋散之於丹青篆

刻無所不精而尤長於詩其爲詩無妃青儷白之俗態  
亦無琬肝琢腎之苦調而夷猶淡宕有清氣旋繞於其  
筆端讀之恍如莫釐縹渺七十二峯濃青淺碧從行墨  
閒撲人眉宇其五言如波搖孤塔動雲抱一峯沈病葉  
黏霜墮孤螢背月飛七言如蒼涼兵火黃花少惆悵西  
風白髮多霜近人家將刈稻日斜村巷忽聞鷄等句皆  
可入長吉囊中而其丁丑襍感八首憂時感事又庶幾  
浣花翁之一鱗半甲矣至詩境漸高貧更甚官階雖小  
傲如初則儼然自爲寫照余雖未及游西山而得讀山  
中之人之詩詩如其人人如其境亦不啻游西山率書

數語副散之拳拳之意并以報方子也

宋雪帆侍郎詩序

宋雪帆侍郎於余爲同館前輩在京師時曾以後進禮見然未與相習也及同治初公奉命至天津驗收南漕時江浙淪陷余避地居天津遂與時相往還相得甚歡余方著羣經平議未卒業公取一二卷觀之歎曰此不朽盛事也宜早刻之若刻成行世雖萬戶侯不足道矣余遜謝不敢當然其年卽取三代重屋世室明堂考刻於津門由公發之也嗣後所著各書次第告成亦次第付梓流布人間旁及海外頗不虛公期望之意然公

已不及見矣戊辰以來余主講浙中詁經精舍兼筦書局而公之介弟叔元觀察實奉檄提調局事亦與余相得甚歡觀察之子澄之廣文又執贄於余門下工詩文通小學兼精楷法昌黎所謂稱其家兒者也今年春余來湖上觀察以所刻公之遺詩曰水流雲在館詩鈔者見示詩凡六卷分爲八集其前五集皆未通籍前作後三集則通籍後詩也公詩抒寫性靈自諧聲律都門與陶鳬薌張詩舲潘星齋李小湖諸先生倡和惜不自收拾兵燹後零落無存觀察於京外諸親故中網羅放失僅得詩五百餘篇然讀其詩知其爲人固道咸閒名臣

卷之四  
一  
矣末有追憶先塋八首知公家世清貧自祖以下其境  
皆奇窘而積累之厚則有人所不能者宜乎受其遐福  
蔚爲高門也公之詩讀者皆知其美不待余言而余追  
惟在津門時相與周旋之雅微名所自至今不忘故因  
觀察之屬而僭爲之序旣以慰觀察鶴原之感兼舉公  
詩所云令名須永念者爲澄之勛之也

全唐文拾遺序

詩莫盛於唐文亦莫盛於唐蓋唐以前之文傳者不多  
而唐以後之文又多失之浮靡故唐文獨盛也自宋以  
來選唐詩者多選唐文者少傳於世者惟宋姚鉉唐文

粹一百卷而已明藝文志有鄒守愚全唐詩選是全唐  
詩之名明代已有全唐文無聞焉我國家重熙  
累洽誕敷文教康熙四十六年奉 敕編全唐詩九  
百卷頒示海內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睿皇帝又

敬沿全唐詩例編全唐文一千卷當是時 天子右

文稽古出內府所儲唐文一百六十冊又於四庫全書  
及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蒐羅采  
輯重加釐定得文萬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恭讀

御製序文曰原書內誤收之文及有關風化之作悉刪  
除不載示士林之準則正小民之趨向屏斥邪言昌明

襍文四編七

士

正學然則讀唐文者自有此書歎觀止矣苟竊竊焉從其後而綴拾之補苴之此莊子所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者也顧念乾隆時搜訪天下遺書有進書至百種以上者其姓名得附載提要之末如吾浙范懋柱等家以收藏夥够頒賞圖書集成佩文韻府各有差蓋細流土壤雖不足以益高深而泰山河海則固兼收而並蓄也咸豐同治以來東南大都會並經兵燹藏書益稀而吾湖陸君存齋觀察韶宋樓藏書遂爲海內甲君嗜唐文蟬斷炙朽中偶得數字卽錄存之積久成全唐文補遺七十二卷烏呼於大備之後復能成此鉅編其涉書獵

史之富觚編豪絡之勤亦云至矣體例仍恪遵原書疑誤者勿錄浮薄者勿錄於仁廟屏斥邪言昌明

正學之旨竊有合焉使其生嘉慶閒敬繕此書進呈

乙覽安知不與天一閣范氏等同被褒獎哉昔吾邑

徐蘋村宗伯有全唐詩錄一百卷今存齋觀察又有全唐文補編之作兩書皆出於吾湖後先輝映此藝林之盛事亦桑梓之光榮而我國家文治之隆亦卽此而見矣

蔣八霞錦里百花詩序

往時讀宋景文集有贊五十三首自眞珠菜至餘甘子



皆蜀中方物余愛其語簡而明誦之如見其物郭璞山海經讚之體例也今蔣君八霞示我錦里百花詩二卷則皆蜀中花卉而韻之以詩視景文之贊風致較勝其詩不拘一體每花亦不止一詩又與尋常詠百花者不同其中如鴛鴦花羞寒花皆見景文贊中羞寒花初名羞花寒字卽景文所增也益部方物略見於斯當與景文之贊並傳矣雖然君詩豈獨爲花傳神哉鬼目引西番菊諸篇皆有感而作木棉歌一篇留心民事想君宰蜀我必有惠政及民惜不久卽以憂去官未竟其所施耳桂花詩亦當有所指少陵云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

苦余讀君詩固有存乎玉白花紅之外者矣豈徒天葩吐奇芬絢簡敷春藻而已哉未附治語數章陶令之賦閒情固不以玷其白璧矣

重刻小學考序

國朝秀水朱氏誤經義考爾雅二卷外凡形聲訓故之書皆未著錄於是南康謝氏繼之有小學考之作其首二卷謹錄我朝奉敕撰著之書此外分爲四類曰訓詁曰文字曰聲韻曰音義每一書之下詳載其原序及各史著錄諸家評論之語一如朱氏體例而加詳焉故雖止小學一門而爲書至五十卷可謂博矣夫士不

通經不足致用而非先通小學無以通經宋元以來士大夫高談性命聲音訓詁未及講求王荊公固作字說者而霸字從西從雨茫然不知王伯厚博極羣書而孝季二字誤合爲一然則小學之衰久矣加之里塾之師烏焉莫辨好奇之士鄉壁虛造如陶宏景眞誥多用道家俗字若鼎作鼎惡作惡之類衛元嵩元包經多用古文奇字若𦰩𦰩𦰩之類徒足以疑誤後學而已國朝經術昌明承學之士始知由聲音文字以求義理於是家有浚長之書八習說文之學而此書實自來言小學者之鈐鍵欲治小學不可不讀此書吾浙自阮文達

創建詁經精舍奉許鄭二先師栗主於講堂使學者知  
欲治鄭學必先治許學自是以來吾浙彬彬多通經之  
彥矣前年善化瞿子玖學士奉 命來視浙學一以經  
義訓迪多士旣命書局刊刻鄭氏佚書及將受代又刻  
此書兩書之成皆屬余爲之序余忝主詁經講席二十  
餘年又從事於書局故雖譎陋義不得而辭惟念此書  
實補朱氏經義考所未備余從前以經義考一書學者  
不可不讀言於當事者刻之局中乃朱書刻而未成此  
書先告蒞事雖剗剔之工容有遲速然欲通經學先從  
小學始許鄭兩先師其詔我矣余願學者因此益治小

學貫通羣經大義以仰贊 聖世同文之治庶不負謝  
氏譔著之苦心與學使刊刻之雅意乎

丁葆書讀書識餘序

往時讀墨子書怪其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之類皆  
分上中下三篇辭句小有不同實無大異古人著書何  
爲若此之不憚煩哉旣而思之此乃古墨子之書各本  
之不同也蓋墨子之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  
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時墨子之書必有三本相  
里有相里之本相夫有相夫之本鄧陵有鄧陵之本後  
人鈔合而一之故一篇而三也推之管子法法篇之一

曰大匡篇之或曰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事又載一曰晏嬰聘魯哀公問曰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皆古書各本不同之證卽以經論易之有施孟梁邱也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也詩之有齊魯韓毛也皆各本之不同也漢書藝文志大書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經二十九卷分別古今文之不同卽後世目錄之學所權輿矣 國朝稽古右文超踰前代而海內士大夫家亦競以藏書爲富精求善本攷證異同極一時之盛咸豐同治閒迭經兵火典籍散亡而一二抱殘守

缺之士仍能保守遺書不致失隊吾湖丁葆書先生自幼嗜書自謂有書癖與同志勞氏巽卿季言兩君交最篤以宋元舊本互相質證合所見所藏者薈萃成編未竟其業兩勞君相繼沒君以十數年心力踵而成之以勞氏先有讀書稊識一書行世此亦勞氏所欲爲而未竟者因題曰讀書識餘慰亡友之餘意成藝林之鉅觀使學者知某書有某本某本之不同而源流得失約略可見矣余婁人也素無藏書同治四年自天津南還無一卷之儲今則插架亦將三萬卷矣而皆麻沙俗刻無一善本宋元舊本目未之覩對此編也能不望洋向若

而歎乎

汪君秀民洗碑圖序

宋王伯厚先生云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然則尙友古人固不可不論其世哉明史文苑傳戴良之後附載王逢丁鶴年二人蓋此三人者皆元之遺民也傳稱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此其志豈一日忘元哉其卒在永樂中故明史附之文苑傳猶管幼安卒於魏而入魏志陶淵明卒於宋而入宋書也至於論定其人則宜



爲元人不宜爲明人不得以明史有傳而遂明人之矣  
四庫全書於元人別集內收丁鶴年集一卷蓋以其  
身歿於明代故附之於明史而以其心不忘元朝故錄  
之爲元詩然則丁鶴年之爲元爲明固有定論矣道光  
五年歲在乙酉黃岡汪君士俊字秀民者訪友於武昌  
小飲於寒溪寺於其寺後見有墓碑埋沒於崩榛荒葛  
中字漫漶不可識爬羅剔抉乃始辨別曰明孝子丁鶴  
年之墓異而識之歸而考求其人讀其本傳歎曰斯碑  
所題得毋有可議乎史稱丁鶴年母死鹽酪不入口者  
五年又嚙血沁骨以求其生母之遺骸是固孝子矣然

其人實心乎元者也不可謂之明人也其孝固可嘉其忠不可沒也不可止謂之孝子也乃寓書於其友王君于門張君小如易其碑文曰元忠臣孝子丁鶴年之墓是歲汪君應鄉試入闈之夕夢一人服浮屠氏之衣冠拊其背大呼曰忠孝悖而覺覺而題目出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句也文思沛然榜發中式乃語人曰吾所夢其卽丁鶴年乎吾題其墓曰忠臣孝子而夢中卽示吾忠孝二字適合闈題事父事君之義然則吾之獲售公之靈寶相之矣一時喧傳其事言科名報應者以爲美談而修府縣志者亦備載之此一事傳而丁鶴年之

墓亦遂以大顯於世忠臣孝子之跡固不可磨滅而汪君表章之功亦甚巨矣汪君夢中所見衣冠與本傳所謂晚學浮屠法者合考士禮居集載丁鶴年詩分四集其三曰方外集而元刊本又題曰方外墨鏗編次皆其道跡方外之證也汪君繪洗碑圖以紀其事亂後圖失當日名流題詠皆不復存而原唱五言律詩一章其子寶齋司馬猶能背諷因補繪一圖以存先德亦其孝思也余因思丁鶴年有女兒曰月娥明史列女傳中第一人也鶴年經史皆其口授避亂居太平城陷投水死諸婦女從死者九人鄉人聚而瘞之曰十女墓今此一抔

士尙在太平城外平安得有心人如汪君者爲之訪求其遺跡而繪洗碑第二圖也

徐彝舟先生所著書序

徐彝舟先生道光乙巳翰林乃余兩科前之前輩也殿廷考試自康熙以來相沿以書法爲重至道光一朝而小楷精美無出其右且於偏旁點畫一一講求學士大夫把三寸兔豪筆不復知有他事獨余以不習楷書而得入翰林嘗詫於人曰道光朝翰林不工小楷者我固獨專一席矣今讀先生年譜乃知先生當日有椽筆公之號似乎書法更在余下者自己巳至庚戌三科耳

而有不工小楷之翰林二人亦可爲治樸學者勸然余章句陋儒窮老著書內無裨於身心性命外無補於天下國家謬竊虛名深自愧慙若先生則入直承明出典大郡其居鄉也與溫壯勇公同守危城躬履行陣及守福甯又能削平寇亂楷定巖疆蓋學術事功兼而有之使天假之年得竟其用安知其不爲 昭代之王文成哉其生平所學說經本之漢儒爲詩古文詞本之史漢騷選盡去宋元以來空疏不學之弊而亦不爲近人穿鑿附會之言祁文端公謂可與亭林潛邱分席聞者韙之所著書已刊行者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讀書

襍釋十四卷小腆紀年二十卷而所未刊者尙有周易  
舊注禮記彙解月令異同疏解四書廣義等書凡如下  
卷可謂精而多矣先生小楷或在余下先生之學豈余  
所敢望哉光緒壬申歲先兄壬甫守福甯余往省之住  
郡齋二十日故老猶能言先生守郡時事因思先生先  
余兩科入詞林先家兄十年守福甯雖在京師時祇循  
芸館舊章一見未得從之遊而叩其所學然讀其書固  
已向往其人矣其長子某甫以知縣官閩中其次子孫  
麒觀察奉使扶桑然則先生未竟之志必將大展而先  
生未刻之書亦必將次第刊布余雖衰病當猶及見之

也

費晉卿文集序

余自乙丑之秋識毘陵費晉卿先生於吳下須眉皓然望而知爲君子人吳中士大夫下逮兒童走卒無不望車塵而迎拜徒以先生精醫耳不知先生能文能詩固粹然儒者也今年夏先生之子某甫以其遺書見示凡已刻者四種曰醫道剩義曰醫方論則皆醫家言也曰留雲山館偶存則其所作詩詞也曰留雲山館四書文則其所作舉子業也余不知醫家言不敢贅一辭讀其詩詞直本性情而風骨魄力足以副之讀其四書文則

簡而該奇而正有成宏正嘉之遺則非時下作者所能  
望嗚呼先生豈徒以醫傳哉又有未刻者一卷則皆古  
文也所作諸傳叙次秩然各肖其爲人小品如遊黃山  
記夷猶淡宕得歐陽之神余尤喜誦之某甫將以付梓  
而惜其存文之不多余謂文果可傳不在多也漢書藝  
文志所載伯象先生一篇公孫尼一篇多云乎哉讀先  
生書知先生之以醫傳而不僅以醫傳然而先生深遠  
矣

皇朝經世文續集序

自賀耦耕先生用前明陳臥子之例輯 皇朝經世文



編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爲  
渠蘄幾於家有其書自後江右饒新泉氏又有經世文  
編續集之輯自道光至咸豐同治間名臣奏疏私家著  
述凡有涉於世道者亦略具矣然饒氏之書一循賀氏  
之舊而近來風會日闢事變益繁如洋務爲今日一大  
事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設行  
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  
今則以爲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  
用取給抽釐非原書權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  
近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

日新月盛 朝廷闢館以造就人材且寬其格以取之  
非原書文學所能盡也此葛君子源所以又輯續編平  
其書凡一百十二卷爲文千數百篇其志可爲盛矣其  
力可謂勤矣愚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  
法後王二者不可偏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  
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  
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以其燦然者矣後  
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馬貴與著文獻通考其自序卽引  
荀子語以發端然則士生今日不能博觀當世之務而  
徒執往古之成說洵如呂氏春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

矣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皇朝經世之文賀氏饒氏相繼編纂而今又有葛氏之書並行於世凡經國體野之規治軍理財之道柔遠能邇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不可勝用於學術治術所裨匪淺而我 國家閱規茂矩亦略具於斯荀子所謂燦然者不於此可見乎

彭岱霖玉屏山館詩序

古者重世臣春秋書仍叔之子家父之子皆世臣也孟子言故國必有世臣是以晉有王謝唐有崔盧故家舊族見重於世由來舊矣彭氏潘氏皆吳中鼎族潘文恭

與彭文敬相繼爲宰輔余寓吳門久文恭諸子皆相習也而彭文敬諸公子中余惟識訥生觀察及苟庭中丞而已聞其季子岱霖太守有荀氏第八龍之目且筮仕吾浙浙東西翕然稱賢使君而余顧未得修相見之禮今年春余居西湖寓樓賀君仲愚以玉屏山館詩草見示則卽岱霖太守之作也詩凡四卷其前一卷多叙京華舊游令人有江湖魏闕之思其後二卷則皆仕浙後所爲讀之知其曾兩筮權事一在東甌一在括蒼東甌留別詩有清風明月送歸橈之句其身處脂膏不以自潤可以想見而闌干一曲尤見其所至之處惠澤及人

異日五馬頌春頌聲大起必與訥生觀察同留吾浙甘棠之愛又進而擁旌麾建節鉞其與芍庭中丞後先濟美乎其俞樓一首蓋爲余作有云先生在吳會可許坐春風余不敢當其言然余在吳會式文敬之舊廬而仰瞻其喬木未嘗不肅然起敬今讀玉屏山館詩知文敬之遺澤孔長益歎世臣之足重矣

鄭叔問瘦碧詞序

元明以來詞學衰息至本朝有萬氏之詞律出而後人知詞之不可無律然萬氏止取諸名家之詞排比以求其律而律之原固未之知也戈順卿氏踵其後似視

萬氏所得有進矣乃戈氏深於律而不能工於詞讀其詞者惜焉夫律之不知固不足言詞而詞之不工又焉用律爲鐵嶺鄭叔問孝廉精於詞律深明管絃聲數之異同以上考古燕樂之舊譜姜白石自製曲其字旁所記之拍皆能以意通之余戲謂君真得不傳之祕於遺文者也乃其所爲詞又何其清麗婉轉而情文相生歟如遶佛閣壽樓春諸調皆不易作而誦之抑揚頓挫風韻移人豈非深於律而又工於詞者乎孝廉爲吾故人蘭坡中丞之子少應京兆試舉孝廉而淡於名利喜吳中湖山風月之勝僑居於此與二三知己雲和雪唱陶

寫性靈余每入其室左琴右書一鶴翔舞其間超然有  
人外之致宜其詞之工矣

彭麗崧易經解注傳義辨正序

余嘗從事於羣經矣竊謂三禮之學必以鄭氏爲宗春  
秋之學必以公羊爲主是二者皆未可以後儒之說參  
之也至於易則漢學宋學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漢儒  
說易自田何以來源淵有自所得固多然如卦氣爻辰  
之說求之於經安有是哉宋人惟創立先天後天圖臆  
造伏羲八卦方位誣古亂經未敢苟同至其說經則深  
得孔子繫辭之旨夫孔子繫辭言義理者十之八九言

象數者纔十之一二而已然則以義理說易孔氏家法也安見荀虞之是而程朱之非哉吾老友彭麗松先生耄而好學於諸經皆有撰著而尤深於易刻其所著易經解注傳義辨正四十八卷寄示余於吳下所謂解者李鼎祚集解也注者王弼注也傳程傳也義朱本義也合是四書以治易使學者先讀集解以窺漢儒之門徑再讀王氏之注爲程朱道其先路然後求之程傳朱本義以求孔子贊易之精意觀其合與不合而加辨正焉自來治易之書莫要於此矣其博采諸家之說至二百餘家之多而以己意論定如因荀氏二五升降之說謂



其以邪說阿世因虞氏之正之說許其爲漢末義士不特發明經義而論世知人之學亦見於此矣惟所采二百餘家以余之膚淺而亦與焉未免失之泛濫其於井初爻取余水禽之說謂禽字之解此爲諦當乃余近著茶香室經說則又變其說矣蓋古之聖人多居北方觀象繫辭皆是北方之事南方隨處有水北方則往往平原千里惟有井水而已有井之處必剡木爲槽以桔槔取水灌注其中以飲牛馬而禽亦飲焉余驅車燕趙每見飲馬之處無數飛鳥翔集其閒御者舉鞭一揮乃始散去王注所云井不潔治禽所不嚮正得其實不必易

也蓋余說經之書平議最先出而亦最疏先生所抨彈者已間教矣其承謬許者亦尙多未愜附報先生亦見學問之無窮也

朱述之金陵 國朝詩徵序

自輜軒採風之職廢而郡國之歌詠不上於朝廷於是士大夫私輯其一方之詩以存風雅以徵文獻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有孔延之會稽掇英集二十卷薛傳正錢唐詩前後集三十卷曾旼潤州類集十卷鮑喬豫章類集十卷皆其濫觴也獨怪金陵爲東南大都會六朝之時王氣鍾焉至有明又爲留都其江山之勝人物之英

甲於海內而不聞有裒聚其詩都爲一集者考明焦竑  
國史經籍志有姚汝循金陵風雅四十卷及求之明史  
無有焉蓋其書久佚矣朱述之先生於是有金陵詩徵  
之作遠自六朝近至 昭代上自名公鉅卿之製下逮  
勞人思婦之詞旁及緇衣黃冠之作網羅放失含咀英  
華有人以詩傳者有詩以人存者其里居必載其科目  
必書蓋不特采珠寶竊取石璫林而其尙友之心論世  
知人之識亦居可見矣都凡巨冊二十有六厚皆寸許  
嗚呼觚編豪絡其勤至此哉中經離亂其子桂模奉以  
周旋勿敢失隊而卷帙繁重刻以行世力有未逮合肥

張楚寶士珩江甯翁鐵梅長森皆與先生有雅故之誼  
又念此書爲金陵一郡七邑菁華所萃不可聽其淹沒  
乃謀由近及遠先刻 國朝金陵詩徵四十有八卷刻  
旣成問序於余余謂姚汝循金陵風雅止四十卷而此  
書於我 朝一代之詩卷帙已過之其美富可知也姑  
刻此以爲先馬其在潛虛隆之二曰勿增勿虧守之以  
祇考之二曰勿壞其基以俟能爲願謹守而俟之吾雖  
衰老猶當及見全書之畢出也

鄭氏佚書序

兩漢經師之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每發一義無不貫穿

羣經不知者以爲鄭君所臆造而不知其按之羣經如以肉貫鼎也典午之代崇尚清談鄭學幾廢幸唐人正義禮用鄭注詩亦主鄭箋高密之緒賴以不隊元明以來空談心性鄭學又微 本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土

抱不其之經戶習司農之說然其遺文佚義散失已久蒐輯爲難鄞縣袁陶軒先生乃用王伯厚輯鄭氏周易注之例網羅放失得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其手自寫定者四種曰易注曰尙書注曰尙書中候注曰詩譜其曾孫煥已刻而行之矣其未寫定者尙有一十九種曰尙書大傳注曰尙書五行傳注曰尙書略說注曰三禮目

錄曰喪服變除曰魯禮禘祫義曰答臨碩難禮曰箴膏  
肓曰釋廢疾曰發墨守曰春秋傳服氏注曰孝經注曰  
論語注曰孔子弟子目錄曰駁五經異義曰六藝論曰  
鄭志曰鄭記曰鄭君紀年其書皆密行細字戢香攢羅  
理而董之良非易易先生旣沒其族曾孫堯年竭數年  
之力一一爲之寫定然卷帙頗繁刻以行世力有未逮  
會瞿子玖先生視學吾浙以經術教多士聞有是書命  
書局爲之刊刻而袁氏又將其已刻四種之版歸諸局  
中以成全書烏呼先生旁搜遠紹之功其後人繼志述  
事之美與子玖先生表章先哲嘉惠後學之盛心豈獨

爲鄭氏功臣哉有裨於經學大矣按後漢書鄭君本傳  
尙有天文七政論及乾象厯注唐書藝文志又有論語  
釋義其書旣佚又未見前人徵引無可掇拾然則鄭氏  
遺書已略備於斯鄭君當日集兩漢經師之大成而先  
生此編又可爲集鄭學之大成矣惟唐志有鄭集二卷  
今無傳本乾隆閒盧氏見曾刻附周易鄭注後然所載  
相風賦實傳鶉觚之作以名同誤收也嘉慶閒嚴氏可  
均輯全後漢文有鄭君文八篇而六藝論亦入其中是  
其所著之書不當入集也如合盧嚴兩家之說釐定鄭  
集刻附其後雖不能復二卷之舊或亦可得一卷治鄭

學者當更無遺憾矣子玖先生以爲何如也



春在堂禊文四編八

德清俞樾

王夢薇說文佚字輯說序

許君之子冲上書進說文解字言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世閒人事莫不畢載是許書固豪髮無遺憾矣又云以文字未定未奏上夫曰未定則閒有遺漏亦或理之所有而世人於凡所從得聲之字及說解中字爲正篆所無者皆以爲佚文而欲補入之此不善讀許書者也夫許書所偶佚及後人傳寫所奪不過十之二三耳如帝篆說解云二古文上字則不必補二字矣粵篆下

引商書顛木之有粦栳曰古文言由栳則不必補由字栳字矣然則許君何不列入正文也曰古人重師說苟師說所無不敢輕爲之說如鄭康成注尙書止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而增多之篇不爲之注以無師說故也許君自序稱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信而有證稽譌其說然則許君此書必原本三倉及張敞杜業爰禮秦近諸人所說者此卽其師說也師說之所無則許君無從稽譌其說矣此古文之所以不備載也而他字之從古文

得聲者不得因本書所無而泯滅之是以仍著其爲從某聲也後人若欲於許君之後別爲一書則取此等字而羅列無遺無所不可若欲爲許君補之則許君所不受也至於見說解者則或取當日通行之字使學者易曉若一一補列轉爲許書之玷矣王予夢薇深知此意作說文佚字輯說二卷於所從得聲之字及說解中字不見於正篆者考定其爲卽正篆中之某字以明其非佚此其所見高出近時輯說文佚字者之上夢薇精於小學又通羣經詁訓所說諸字十得八九然余謂所從得聲之字必當求其本字此固治許書之要義也若說

解中字并有不必一一求其本字者必求其本字恐轉有失之附會者矣夢薇深思之以爲然不也

王夢薇尙書職官考略序

班孟堅作漢書有百官公卿表後世史家因之一代官制犁然可考厥體甚善而三代以上則惟有周官一書然余嘗疑周官乃周衰有志之士所作非周公之書其官制與周時初不甚合故欲考古時官制宜博求之於諸經續溪胡氏儀禮釋官之書所爲作也然儀禮一經所詳者皆侯國之制而不足以考王朝之官且亦周制而不足以考唐虞夏商之官欲考唐虞以來之官舍尙

書何以哉吾黨有王子夢薇者好學深思能見其大著  
尙書職官考略一卷始堯典迄呂刑凡五十五事附以  
表一卷唐虞三代官制亦略備矣余衰病浸尋學問荒  
落讀其書無所獻替惟師錫帝曰一事偶書所見質之  
夢薇或卽可附著其下也

重刻淨慈寺志序

淨慈寺創始於吳越號慧日永明院宋紹興開始改今  
名當吳越忠懿王時延智覺壽禪師主是院今塔院存  
焉禪師嘗集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之徒更相質難撰宗  
鏡錄一百卷寺中有宗鏡堂其遺迹也恭讀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序推智覺禪師爲曹溪後第一人然則淨慈寺亦爲西湖第一叢林矣前明天啟間寺僧大壑撰淨慈寺志十卷國朝乾隆初僧篆玉又作續志僅數十葉未足成書洪惟我朝

列聖相承

皆精通內典斯寺也

翠華屢幸

天章疊降若無紀

述何以垂示將來此嘉慶中寺僧際祥所以又有淨慈寺志之作也其書蒐羅宏富體例精嚴洵爲志書善本前之二志大輅椎輪方斯褊矣咸豐之季燬于兵火不獨志版無存寺亦鞠爲茂草余戊辰年過之草屋數椽僅蔽風雨寺僧大圓謀修復之迄無所就已而雪舟和

尙自 聖因寺移主淨慈雪舟深於禪尤深於畫禪其  
主聖因也與余寓樓相近屢從之游及其移淨慈也又  
與余右台山館近亦屢從之游見其因山爲屋高高下  
下具有畫意歎曰雪舟所爲果異於凡手乎而雪舟終  
以未能全復舊觀爲憾謀於丁君松生取淨慈寺志重  
刻以行於世使讀者考其興建之由來觀其賢聖之輩  
出與夫山水之勝翰墨之美慨然慕之而篇首又恭錄  
歷奉 詔書及 御製詩文使人知三教一貫  
天語昭然而莊嚴法相與褒錄先賢非有二義庶有慨  
發宏願規復前型者乎松生刻武林叢書如理安寺志

廣福廟志皆已著錄而又刻此志雪舟之用意固善而松生之力亦甚宏矣此寺之興必由此始余雖衰老當猶及見之也

五雲展禊圖序

唐文宗開成元年將以三月三日賜宴曲江而以兩公主下嫁有司供帳事煩改以十三日爲上已然則展禊之例由來久矣光緒十有三年浙中年豐人和閭閻安堵于是許星臺方伯與僚友七人作雲棲之游爲展禊之會觴詠旣治圖畫斯傳須眉蒼古衣冠脫略有雲情鶴態之高無佩玉鉤金之累望之飄然如神仙中人也



余因其地爲雲棲而思蓮池當日曾與張伯起王伯穀  
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等七人爲青林高會圖  
今相距二百餘年而諸公會於其地人數適符豈其後  
身歟然公等遭遇盛時近享湖山之樂遠垂竹帛之  
名過伯起諸人遠甚後之視今勝於今之視昔矣星臺  
方伯以圖索題余去年曾爲唐藝農觀察作詩四首卽  
書附其後詩用觀察原韻觀察亦圖中之一也

鮑穆堂中丞補竹齋集序

國家以翰苑儲天下之材二百數十年閒文武將帥多  
出於此可謂盛矣自同治以來運會日新時論亦稍異

議者每謂漢廷文學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枚皋王褒之屬不過雍容揄揚潤色洪業不足以副漢武帝詔求茂才異等之意烏乎何所見之淺也今讀鮑穆堂先生補竹軒集然後知我朝以翰苑儲材

祖

宗用意深遠而士大夫之出是途者固大

有人也先生爲道光二十七年翰林及散館以一等三名授編修當是時人知先生爲蓬山之秀芸閣之英耳然先生雖廁詞曹已留意天下大事咸豐之初粵賊陷金陵天下震動先生屢抗疏言時事大旨在振乾綱以儆積玩固人心以弭亂本又統籌全局某處宜專責

某人以一將權而作士氣其時先生猶官編修也已而奉命視黔學黔有苗民之亂焚杆燒掇千里爲墟當事者力持撫議郡縣請救兵不時發先生輶車所至士民環訴或據以入告或爲寓書疆吏讀集中與某制府某中丞書不啻垂涕泣而道之方莅試遵義時有叛民王安國爲亂郡城幾陷矣先生主持其事撤去一不職之縣令易以健吏大憝授首一城以全夫以詞臣出司文柄不過優游於碧幢紅旆之間烏知其他而先生不以蹈險辭不以侵官謝蓋雖事權未屬而所規摹者遠矣用是受

文宗之知由翰林躋卿貳內值禁

廷外膺疆寄其撫晉也晉爲京師肘腋之區而民力竭  
歷吏治因循先生頒布前後約以要束諸牧令又檄行  
所司力行保甲創設積穀講求水利旌表節烈禁罌粟  
以裕民食禁邪教以正民心雖當兵燹之後又繼以旱  
災而閭閻安堵桴鼓無聲視明季以晉饑饉亂者何如  
哉此先生之大有造於三晉也及以疾引退寓居吳中  
主鍾山龍門諸講席蕭然琴劍若不知其曾任封疆賢  
者固不可測歟集中諸章奏議論切直而詞氣寬博如  
讀宣公奏議其他裸文亦能抒發其所得詩則出入廬  
陵眉山閒不襲積以爲古不馳騁以爲豪此補竹一集

之大概也其長君伯熙太守以余與先生有同歲生之  
誼求序於余余謂先生一生功業具在史官詩文行世  
不脛而走不待鄙言爲之修襮也然先生以名翰林出  
爲疆吏果能不負 朝廷委任則我 國家以翰苑儲  
材信乎其得人矣故舉此以爲天下告且願後之讀書  
中祕者以先生爲師交相砥勵自奮功名無使人疑翰  
苑之不足儲材而別求所謂茂才異等也

張乳伯說文審音序

自孫炎始爲反切而反切播滿經傳今試問人以反切  
之法則夫人能言之曰上一字雙聲下一字疊韻也余

謂疊韻易知雙聲難辨試問以何爲雙聲任舉一字而問以與此字爲雙聲者其若干字則皆莫能對矣廣韻所載雙聲法以章掌良兩廳頰精井等字當之不且混雙聲於疊韻乎可知雙聲之法自來知此者尠也然雙聲固不易知卽疊韻亦有難言者一韻之中多者數百字至少者亦數十字此一韻中任舉一字以爲疊韻乎抑有可用有不可用者乎則又莫能對矣又況三代以上初無韻書今所謂古韻若干部者皆後人依詩騷所用之韻強分之然同一侯字羔裘篇與濡渝爲韻載馳篇又與漕爲韻同一仇字兔置篇與逵爲韻無衣篇又

與袍爲韻執是以求古韻則魚虞模三部支脂之三部皆可與蕭宵肴豪部合而爲一而廣韻之二百六韻不可通者寡矣將何以爲疊韻乎張子乳伯於是有說文審音之作先定雙聲之例凡平上去三聲之字與本字之入聲爲雙聲如得字爲當字之入聲故得當雙聲也灼字爲章字之入聲故灼章雙聲也此一例也凡平上去三聲不同而其入聲同者亦爲雙聲如更字廣字入聲同爲革字故更廣雙聲也隆字閭字入聲同爲勒字故隆閭雙聲也此又一例也有此二例而雙聲之律嚴矣任舉一字以此求之或得雙聲三十餘字或得四十

字而雙聲之用廣矣次定疊韻之例凡一韻之字必分  
喉舌唇齒鼻五聲如東字當以通字爲疊韻皆舌聲也  
而廣韻以喉聲之紅切之則不合矣如真字當以春字  
爲疊韻皆齒聲也而廣韻以舌聲之鄰切之則不合矣  
此疊韻之例之有定而不可移者也至於古人用韻有  
用其本音者有用其雙聲者如基字南山有臺篇與臺  
萊爲韻其本音也絲衣篇與絲俅等字爲韻其雙聲也  
敖字車攻篇與苗囂旌爲韻其本音也桑扈篇與觶柔  
求爲韻其雙聲也用其本音者吾從之用其雙聲者吾  
不從則古人用韻似有出入而實無出人豈獨用韻雖



字之所從得聲者亦然許氏說文但言某聲而實有從其本音者有從其雙聲者自來以字之同聲者卽爲同部此可謂識字未可謂知音也於是分平上去爲八部入聲自分三部是爲古音十一部而古韻亦定矣蓋君於此事用力獨深故能得不傳之祕而成此必傳之書昔王伯申先生見焦理堂易通釋歎爲鑿破混沌余於此書亦云惟其書添注塗乙旁行斜上未有定本支脂部以下尙未得見余衰且老每有趙孟視蔭之意歲不我與深盼君之早成此書而余及見之也故爲之序以速其成

歐陽鑒非金鷄談薈序

往歲法蘭西狡焉思逞發難於我藩屬啓釁於我邊陲  
閩中馬尾之役師徒撓敗 朝廷爲之宵旰海宇爲之  
震驚於是 天子廟謨廣運命將出師竭天下之力  
以捍禦海疆卒賴浙東一戰毀其師船斃其首領乃始  
聯瞿奔觸俯首而就議烏呼浙東一戰厥功亦偉矣  
哉方是時歐陽鑒非軍門以提督駐甯波建牙之始卽  
周歷諸海岸以爲鎮海之蛟口浙東一大門戶也金鷄  
招寶兩山雄峙通商以來帆檣如織舊設礮臺露處山  
嶺三面受敵無以自固乃於金鷄山幽絕之處築臺兩

座一曰天然一曰自然塗以青艘與山同色使海外來者見山而不知有臺及軍事之亟軍門自駐金鷄山歲在乙酉正月之望發巨礮中其戰艦之煙囪又沈其游舸斃敵無算法人始知中國之不可輕犯而津門和約成焉天下談士皆知誦軍門之功然知其功名之震爍而不知其智勇之深沈且不知其處事之至艱用心之至苦也余讀其所輯金鷄談薈一編凡當日軍中與僚友往來公私文牘無不畢載千緒萬端如指其掌批卻導歛動合機宜智勇之有餘固可見矣乃觀其與某太史書則知當日兵單餉絀南岸要區止有達字四營及

本標練軍兩營分布隘口不得已擇地築壘虛立旌旗以張聲勢名爲提督而實一統領之不若所領月餉又奉臺符改爲三十五日一放通年計之虛其兩月徒以精誠聯合僚友以忠義激發士卒動心忍性卒以有成烏呼是其處事艱而用心苦矣自非有夏抱火冬握冰之定力目上天耳下淵之深識其能以功名始終上無負朝廷委任而下之大有造於我浙東哉軍門今歲以病乞歸功成身退行且角巾野服逍遙山林名將風流穆然遠矣然天子方親理萬機廬牟六合異時聽鼓鼙而思將帥如軍門者必將再總師干爲國

家禦侮之臣分茅土而畫雲臺指顧閒事未必許以東山絲竹老也

李憲之仿潛齋分體詩鈔序

詩集以分類分體爲古編年其最後也昭明選古人之詩如公讌祖餞之類分類者也如樂府雜詩之類分體者也後世諸大家之詩如杜如蘇其始無不依類編纂一遵古法雖由後人所輯然如白氏長慶集固公所手定存東林寺南禪寺諸經藏者而樂府詩古體詩律詩格詩皆以體分可見古集之體例矣自施武子注蘇詩極詆永嘉王氏分門別類之非於是後之編詩者始以

編年爲正余謂二者不可偏廢何者古之詩隸於史官  
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是也  
故詩與史相表裏詩之分體也如二十四史之紀傳表  
志各自成書者也詩之編年也如通鑑綱目之年經月  
緯取法麟經者也使不編年則無以考見其出處進退  
之大節悲愉欣戚之至情爲後世論世知人者告使不  
分體則不知其某詩出某家某詩近某派而無以明其  
得力之所由然則分體編年烏可偏廢哉李憲之方伯  
詩人也其陳臬三吳與余時相過從亦時相唱和未幾  
開藩江右而去旋聞其仗節鉞撫豫章浸浸大用矣俄

而內召浮沈京國一歲有餘乃出其舊刻之仿潛齋詩集補其未刻者三卷寄以示余且謀再刻分體一集與此編年者並行而屬余斟酌芟蕪去非存是余旣謝不敏矣然而分體之刻則固不可少也因豫爲之序以縱與其成至其詩之出入韓蘇閒而上追老杜讀者皆知之不待鄙言爲之胥飾也

傅懋元日本圖經序

尙書嵎夷史記作郁夷而小雅周道倭遲漢地理志作周道郁夷於是有謂嵎通作郁郁通作倭尙書宅嵎夷卽白漢以來所謂倭國者此說荒遠固不足據然考後

漢書世祖中元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此倭通  
中國之始至唐太宗貞觀五年日本遣使者入朝卽古  
倭奴也後漢迄今二千餘年史不絕書然則海外之國  
高句麗外無先於日本矣我國家德洋恩溥海隅率  
俾東西兩洋冠蓋相望余隱居放言守包咸不言世事  
之義置洋務於不言然日本乃吾同文之國余所著各  
書流行其地者頗廣日本國人有來游中土者或造廬  
見訪或寓書問訊甚或願受業於門下余固未嘗拒絕  
之也往年曾應彼國人之請選東瀛詩凡四十四卷盛  
行於其國中又有請爲彼國修史者則謝之曰史各有



職余中朝舊史官不能越竟而謀也然海外東經大荒東經已見於山海經則日本之壤地品物未始不爲大禹伯益所甄錄矣後世疆域益闢見聞益廣如宋趙汝适之諸蕃志元汪大淵之島夷志略皆於海外諸國紀載成書然則爲彼國修史固不可而於輿地廣記方輿勝覽之外旁及遐陬亦博覽者所有取也光緒十三年天子俞大臣之請遣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二十餘人游歷海外各國先聚而試之而吾邑傅君懋元雲龍冠其曹乃以兵部郎中奏派游歷日本美利加秘魯巴西等國滿二載而歸所游歷各國皆著有圖經而

日本圖經三十卷先以活字排印成書歸至上海寄以  
示余其書目天文地理世系風俗兵制官制藝文金石  
無不備載綱舉目張如寘諸掌非兼史家之三長者不  
足以與此宋宣和時路允迪使高麗徐兢從行歸而上  
高麗圖經四十卷以今方古君何讓焉聞游厯諸君歸  
自海外各有譏述而君尤多而且精然則當日之哀然  
爲舉首洵無愧矣此可爲吾中國得人幸非徒吾邑之  
光也君以此書上之 朝廷異日 天子命羲仲宅  
嵎夷平秩東作於此書其有取乎

顧少逸日本新政考序

余寓吳下與顧蓉舫孝廉交因得識其兄少逸比部前  
年余至京師辱比部過訪寓齋已而聞其奉命游歷  
外洋余性疏懶未克援昌黎送殷員外使回鵠之例爲  
詩以道其行也今年秋蓉舫以一編見示則比部所著  
日本新政考也凡爲部者九爲條目者七十有三其於  
日本明治以來所行之新政綱舉目張具於斯矣余隱  
居放言謹守包咸不言世務之義於一切洋務陸軍海  
軍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惟往者曾應彼國人之請選  
東瀛詩得四十四卷讀其詩不可不論其世因從彼國  
人假得和漢年契一冊所載世系頗詳而一事則余有

疑焉其云推古女主爲舒明帝之女用明帝同母妹十八歲爲敏達帝皇后夫舒明者敏達帝之孫也乃以舒明之女爲敏達之后不以曾孫女配其曾祖乎世系之舛孰甚於此今讀此編則欽明之子爲帝者二曰敏達曰用明用明之子爲崇峻而推古者崇峻之弟則用明之子欽明之孫而敏達兄弟之子也舒明者敏達之孫其於推古則其姑也豈其女乎得此以證明和漢年契之誤乃知其國人自爲紀載有反不如我國人暫游其地之得實者比部之書之善卽此可見彼國固多精於史學者當亦以吾言爲然也

鄭宜人都梁香閣詩詞序

花農太史曾刻其母鄭宜人蓮因室集余旣序其端矣  
今年夏花農又以都梁香閣詩錄詞錄各一卷寄示則  
亦其母鄭宜人之作而其先德若洲先生所手錄者也  
當錄此時爲咸豐乙丑歲俄經兵亂避寇時於揚州失  
之及官軍克復揚州有鮑君問梅者於舊書攤中購得  
此冊以歸於若洲先生先生旣歿花農寓居拼茶場有  
李君仲瑄介周君子謙而請觀焉未及歸而花農旋浙  
應童子試李君又他往深懼遺失爲終身之疚乃至今  
歲周君忽從袁浦以此冊寄京師歸花農嗚呼兵興以

來江浙開三閣遺書存者無幾而故家世族所珍藏者  
玉躔金題半歸灰燼更無論矣獨此一冊失之者再而  
仍復得之紙質無損墨迹如新謂非有神物護持者乎  
方咸豐初揚州之初陷也宜人奉其姑倉卒出城服物  
皆不復顧惟其先世畫像及

高廟賜文穆公詩

墨蹟則奉之以行不敢失墜固由宜人之所見者大亦  
足徵其孝思之深也然則此冊之失而復得亦造物者  
有以酬之邪花農方刻誦芬咏烈編亟宜錄入而原本  
墨蹟亦宜壽之貞珉以垂永久昔

高廟賜題錢

文端公母夫人畫有卿父題詩卿母畫之句藝林以爲

美談今此詩詞兩卷鄭宜人所作而若洲先生所書閨  
門之盛後先媲美異日倘得塵乙夜之覽則毋詩父  
寫或亦見之天章如錢氏故事同爲美談乎

蔡臞客經窺餘燼序

昔楊子雲好深湛之思蓋必深湛而後有以盡思之用  
不深不湛猶無思也近世學者多鹵莽滅裂能用思者  
罕能用深湛之思者尤罕蔡子臞客殆其人乎余獲交  
於臞客近十年矣見其每治經義於舊說所未安者或  
舊說已得之而後人未能申明其意者苦思力索務求  
其是然入之既深出之亦不能甚顯讀臞客書者非反

復研求則亦不能盡得蓋所謂樸學者固如是也往年寓居西湖第一樓不戒於火舊稿積尺許盡付之一炬乃於暇日追錄其所能記憶者凡二百篇題曰經窺餘燼經窺者謙詞也餘燼者紀實也雖然孔門如子貢於夫子之道尙曰窺見之而已吾儕讀其遺經而欲求其大義豈非所謂以管窺天者哉然同一窺也而所窺有淺有深淮南子曰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蓋惟深也故必用其窺而窺者每不能盡其深臞客所窺固有得其深者矣憶其初見也余手書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八字以贈今果允蹈斯言自此以往益用其深湛之



思則其所窺必有更深於是者此一編也殆山若火之  
始然而非徒餘燼也夫

日本人岡松君盈常山紀談序

昔李文叔之讀戰國策也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  
者爲難王厚齋因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忠之  
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  
之也今觀韓退之董晉行狀杜牧之燕將錄誠雄健可  
喜夫譚忠固壯士至董晉驚下材耳而至今讀之凜然  
有生氣非以文人之筆哉雖然余謂此二文者皆紀其  
言非紀其事也爲文之道於言爲近而於事爲遠故紀

言較易而紀事尤難以昌黎之文雄視百代而所作順宗實錄頗未鑒後世之意其他可知矣甕谷子岡松君益爲東瀛耆宿奉其師文簡先生之教凡教學者必先授以紀實之法其國舊有常山氏紀談一書蓋東瀛私史也甕谷子譯以漢文以授學者而介竹添井井求序於余讀其書叙述詳明諸意簡要於其國之興衰治亂隨筆詮次自有條理大之如織田豐臣東照三公之戡殘戢暴功在一時澤及百世者固備載無遺卽其他瑣屑之事如元就秋風一歌光秀孤松一詩經其筆點染卽有生色甕谷子之長於紀實可見一斑矣讀其自序

曰自余入都有諸生請受業者必先授以紀實法因取常山紀談譯之以便後進之士取則焉然則甕谷子此書爲後進而作也昔呂東萊之著左氏博議其序曰予屏處東陽里中從余游者談及課試之文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以授諸生是甕谷子之譯此書與東萊之爲博議其意正同然東萊之書虛論義理而甕谷此書實載事蹟則有華實之分卽有難易之別雖述而不作而用力尤勤東瀛學者誠家置一編以爲模楷吾知必有遷固之才駕韓杜而上之者出於甕谷之門矣

井上陳子德西行日記序

井上子德自東瀛來游中土謁余於湖樓願留而受業於門余辭焉則固以請余乃語之曰余以山林之人當桑榆之景苟竊宋元之緒論虛談心性是欺世也余弗爲也苟襲戰國策士之餘習高語富強是干世也余又弗爲也故嘗與門下諸子約惟經史疑義相與商榷或吟風弄月抒寫性靈如是而已子能從我約乎子德唯唯已而出一編見示曰此吾紀遊之作模山範水固先生所許也余讀之則自我京師首塗西至三晉南還吳越以達於八閩凡山川之向背都邑之沿革風俗之

得失物產之盈虛皆具載焉古人以山川能說登高能賦爲大夫九能之二余謂登高能賦易山川能說難賦者數陳其事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侈言無驗古人不免後之作者更無論矣若夫山川能說則非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不能贅一辭子德以異域之人處逆旅之中豈能如惠施之載書五車以自隨哉又豈能所至之處一一披覽其圖經咨訪其故老也何其言之詳乎子德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吾懼曩者之所約不足以限子德也余老矣隸門下之籍者無慮數百人今得子德殊有吾道東矣之歎因書

數語而歸之願觀其異日之所造也子德名政子德其字也源姓井上其氏陳又其別氏日本東京人云岸吟香痧症要論序

宋以前醫書無言痧者痧字亦不見於字書 本朝康熙閒修字典猶無痧字也惟說文有疝字云腹中急也廣韻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則卽今之絞腸痧矣是其病古固有之也今夏秋閒此病極多治之不當頃刻可以殺人甚可畏也吾老友東瀛岸君吟香精於醫而尤究心於痧著痧症要論一卷求序於余余不知醫然竊以爲痧者沙也人身氣血流通猶水之由地中行偶然閉

塞經絡不通上下隔闕遂成此疾猶水之爲沙阻而不  
行也其名卽謂之沙因其爲疾病之名故又從疒製此  
痧字矣吟香所論陽痧陰痧最爲入微其治法亦中冓  
緊此書一出世閒之死於痧者庶幾其寡歟吟香又推  
其受病之源謂由多食生冷恣情酒色外感暑溼穢惡  
之氣蘊積臟腑使然則與余論痧字之義不謀而合養  
生之君子尙其慎之於先哉

岸吟香疴微諸症要論序

春秋時醫和論晉侯之疾曰是謂近女室疾加蠱又曰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危乎哉女之不

可近如是夫然所謂如蠱者究不知何疾古書簡質語焉不詳而以爲由於內熱且以女爲陽物其論入微夫女陰也乃以爲陽物此卽坎中男爲月而離中女爲日之義陽中有真陰陰中有真陽善用之則爲容成之術取坎填離可以長生可以成仙不善用之則其熱毒乘虛而入直透命門以灌衝脈外而皮毛內而骨髓凡衝脈所到之處無所不到而疳癰諸瘍生矣浸淫不已以至乎死而醫者又治之不當率用輕粉諸藥以冀收功於一旦腐腸爛骨害不旋踵可歎也泥上多游冶子弟故患此者頗多吾友東瀛岸吟香寓滬久深憫之著疳



徽諸症詳論一卷辨論詳明施治精審其有功於人間大矣惟徽字本作梅景岳謂形似楊梅故名然宋寶漢卿瘡瘍全書已作徽瘡則其名亦古矣是固不必深論也

### 張少渠六十壽序

壽文非古也昔歸震川先生集有壽序三卷論者病其多焉余生平所作壽文刻入春在堂襍文者已如震川之數不宜復有所作故自歲辛巳以來雖名公鉅卿之壽不復以文獻而今者乃又以文爲張子少渠壽少渠者其婦爲余外姊之女在余婦則女兄之女而其昏也

又余爲平章余寓蘇州少渠亦宦游於蘇故尤相習也  
往歲年五十時余以小文壽之其年適幸免於福星輪  
船之厄故卽舉此一事爲言以明天道報施善人之不  
爽而少渠之何以得爲善人則未言也日月不居但年  
如流自丁迄丙又逾十稔而少渠六十矣余何以壽君  
哉姑申前序所未盡之說蓋少渠所以得爲善人者有  
故一則其家法也自其曾祖奉直公性爽直好施與至  
其先德資政公稟承家法以忠厚長者稱於鄉故庚申  
辛酉之亂鄉之人保其家廟不燬於賊蓋遺澤存焉此  
其積累之厚也一則其天性也少渠前奉檄攝鎮江府

知事蓋微官耳卽拳拳以救生船爲首務力言於縣於府於大府殫其舊規繩其實效今大中丞衛公時陳臬於蘇深歎美焉又嘗充庚午科江南鄉試供給官卽上科場事宜若干條而設立病寮一事尤大有造於多士余言於吾浙仿而行之夫士大夫幸而得躋高位猶或以秦越之肥瘠視其民而少渠以一命之官壓百僚之底所至之處必欲於物有濟非其天性好善何能若是此其生質之美也今年春少渠尙爲余言江浙閒官塘亂後曾修葺之今又廢圯宜再繕完長者能爲一言乎又言禾中育嬰堂自嚴殷兩君董而治之著有成績今

殷君逝而嚴君他徙良法又廢擬歸請於郡守剔蠹整  
紛以復其舊蓋少渠之於善始終不倦如此異日以此  
宰百里佐大郡吾知其善政之不可勝紀矣然則往年  
之脫於福星之厄豈倖免哉此余前序所未言而今補  
述之者也方少渠縣弧之日余適送孫兒陞雲入都應  
試未及與眾賓之列長夏無事走筆爲此文卽以爲壽  
或曰子不作壽文久矣今爲此得毋自亂其例乎余曰  
否否此吾補前之所未言也仍謂之不作可也自此以  
往少渠由七八十以至期頤請卽以余此文張之坐隅  
爲稱觴之侑余雖老或尙無恙猶當稍稍補益之也

邵步梅太守七十壽序

余自爲童子時卽已知有步梅邵君望之頎然丈夫矣蓋君之長於余者八歲也旣而年益長亦益相習遂若年齒不甚相懸者至於今歲君行年七十而余亦六十有二矣余早衰多病而君則神明不衰飲瞰如故士大夫之得與君交者聚謀所以壽君而屬余以一言文之余固雅知君者誼不得而辭雖然余何言哉憶余始識君時在道光癸巳以後君已補博士弟子員至辛丑歲以高材生餼於庠工爲文辭與先兄福甯君爲文社之友每一篇出余從旁竊讀之九奏中之新聲八珍中之

異味也已亥之秋君試於鄉文章爾雅已在舉元薦凱之列以一字之疵復遭擯棄君夷然曰是有命乎乃始旁及廢著之術久之於世故益嫻習遂稍出其材力小試鄉里閒先是杭州貢院之東有河曰文運河甘取淤滯爲日久矣君曰旣名文運其可廢乎乃謀之胡書農學士請於大府而濬之未幾馮文介以第三人及第而吳君福年吳君鳳藻洪君昌燕鍾君駿聲相踵而起杭人皆多君之功君益自憇仁和縣儒學乃君先世遠平公所建造也其事在康熙乙丑之歲至同治乙丑厯三甲子矣兵燹之後皓壁頽垣化爲榛莽修復舊觀君與

有力焉同人咸歎異之君又見杭州府學大成殿外積土成邱以爲非宜言於杭州太守今陝甘總督文卿譚公集徒眾具畚揭舁而空之外栽松柏內植檉柳攢青蓄翠彌望翳然用錢四十萬有奇而君所出者居大半是歲杭人之官京師者輶軒相望也咸曰君此舉之功也其後君之孫三人同歲游泮水造物之報之亦已優矣君之居鄉遇善舉靡不力道光己酉歲杭城災於水火吏勸分振廩同食君出錢百萬爲倡且爲糜粥以食餓者無何兵事起金陵陷杭人皆聳富者咸出走貧民聚而鬩於市君爲糜粥如曩時又勸人共爲之設厰

二十譁訖始息時以軍興勸富民輸錢助資糧屢以君總其事先後得錢無慮數十萬緡咸豐初創行海運而海運之費甚鉅南北道梗無敢齎者浙撫黃壽臣中丞知君才悉以畀之君爲運赴天津如期而至無所失至於今天津海運章程大半皆君所定也庚申之春杭城戒嚴君已以直隸州牧官江蘇矣蘇撫徐莊愍公趨君歸助守城賊至城陷旋復王壯愍公以銀米畀君使平糶於市且具藁裡掩骼事已君以杭地不可居移家至溫州而溫有金錢會之亂溫之士大夫知君與閩撫善爰介君而請兵焉閩兵至溫亂平閩撫徐清惠公



疏請留君於閩海防離政一以委之又奉 朝命還溫  
州治團練往來甌閩閒所至皆倚之爲重俄以奉諱歸  
五五旣畢乃復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而至於蘇時蘇撫  
爲丁雨生中丞雅重君使權知震澤縣事其地濱太湖  
莽買之野昧莫之垌素爲萑蒲淵藪君治事兩年非特  
無負眊帶鈴之大盜雖肘腋發置者亦鮮有聞閭閻安  
堵棚車鼓笛相與嬉游夏稅秋稅應時而徵大家牛車  
小家擔負經屬不絕邑無逋租訟庭之上敲扑不聞春  
草生焉邑之人不呼君以官咸曰邵善人云君負長才  
未獲大用然試行於百里其效已如此矣君雖處脂膏

不以自潤在杭在蘇皆賃屋而居惟先世祠宇燬於兵  
火則出巨貲繕完葺之曰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禮也吳  
平舊有張忠敏公祠在山塘之上永康應敏齋方伯陳  
臬蘇臺爲公鄉人睽懷舊德爰議重建以君爲植鳩工  
庀材經之營之丹楹碧砌月榭風亭花木扶梳泉石映  
帶三吳士女雕軒寶馬白舫青簾遨遊其地者無日無  
之蓋亦闔閭城外一勝地矣君器幹恢宏綜理微密凡  
朋輩中有事必以屬君而君亦勇於自任千緒萬端略  
不厭倦生平矜孤頤老排難解紛成人之美不可更僕  
數余於右台仙館筆記中載杭城某老儒女亦其一事

也陽施陰德食報於天生丈夫子四人長君誠伯太守  
雖不幸早世次庸仲明府方爲福建福鼎縣令政聲卓  
然三子爲祥叔茂才善承家學兼有幹才四子尙幼蓋  
君六十六歲所生也其精力之完固可想見矣女子子  
二人孫七人孫女十一人曾孫二人一堂之上瑤環瑜  
珥斑斕其衣君與妻王夫人同歲也而又同月生黃髮  
兒齒望若神仙降婁之月歸妹六五爻所值之日爲縣  
弧設帨之辰余自惟童稚之年卽與君相識至今四十  
餘載先兄福甯君與君有異姓昆弟之誼余亦素以兄  
事之以分義而言固不在諸君子之後而又舊官柱下

粗習紀載之文故雖質人不媚而不能已於言也惟君  
近歲以來有左邱失明之疾人或惜之余則曰此正天  
之所以壽君也孔子不云乎仁者壽又曰仁者靜壽由  
於仁亦由於靜君之仁足以得壽矣然其爲人方圓皆  
宜意行如天乃知者動而非仁者靜也今以目疾閉戶  
獨居疏簾清簾閒焚香靜坐含精養神莫善於此矣異  
日者知白守黑清光大來必仍爛爛若巖下電安知不  
如庾肩吾之七十以外能辨細書沈麟士之年過八十  
於鐙下寫書至二三千卷乎謂余不信請懸余文於壁  
閒行且與君共讀之也

徐母章太淑人七十壽序

光緒十有三年春正月

皇帝始親理萬機渙汗其

大號用敷錫厥庶民凡年自七十以上者

恩詔及

焉而越中徐培之農部適於是年夏爲其母章太淑人  
稱七十之觴先是太淑人以順直水災輸白金千助溫  
拯之資 天子嘉焉 賜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

閭當鞠膺上壽之時正綽楔告成之後戚黨聚觀以爲  
美談而余於前一月度錢塘登會稽句留五日式通德  
之里望懷清之臺接芬錯芳興聞盛事謹獻小文爲稱  
觴侑側聞太淑人之始設悅也實於禾中黌舍蓋其先

德廣文君秉鐸於是焉甫六歲廣文君授以女誡鷄鳴  
櫛縫儀如成人年未及笄佐母治家簞筲桶櫛罔不井  
井其歸中議公也君姑在堂事之得其歡心家故居鄉  
有水苗數頃桑柘駢闐棗圃瓜畦罽布前後每遇風和  
氣晚草木萑生輒侍杖履逍遙於門雅娘蠶母從容笑  
語山情野趣老人顧而樂之謂中議公曰有婦若此汝  
無內顧憂矣又以廣文君老而家居寂寥寡懽月必歸  
省齋糲蒸魚進其所嗜所謂既嫁而孝不衰於親者乎  
中議公體故虛孱頻歲客遊水生風熟積成疾癖太淑  
人馳書請歸歸而殯殯牀蓐歷久不瘳歷三月之久太

淑人扶持抑搔申旦不寐行禱五祀請以身代而病固不可爲矣羅紉繡被中嬌女扶扶門左桑弧時猶虛設中議公顧其嫂馬夫人曰嫂異日再舉子必以後我越二年而農部生又越三年立以爲後遵遺命也太淑人旣稱未亡履霜踐冰閉門之內藐然高厲惟以姑年高抱其兩女笑言啞啞以慰衰暮之心其視農部愛如已出飢養焉襁褓焉必躬治之及入塾讀書旦而受業夕必自鉤稽焉且爲陳古今孝友事以相恣愼恆至丙夜乃休農部金楨玉榦有聞於時太淑人之教也性喜居鄉而以農部爲學無師友之助使從其本生父資政公

居城中已而有粵寇之亂展轉遷徙傾側擾攘而奉其姑甘旨無缺寇亂既定復歸其鄉資政公卜新宅於郛城乃同居焉與馬夫人分東西院而處白首怡怡雖娣姒猶姊妹也其後子姓旣繁或謂宜析大淑人曰世衰道喪父子異部兄弟別爨非盛德事也吾築里閭老矣忍一日睽乎同居如初當屠維作噩之歲越中水潦大至田卒污萊以姑命出粟振之時太淑人甫年三十有五而已慨然有風人雨人之志矣中年以後有以義舉告者罔勿應聞晉豫閒大無發所藏金以振不足則銖金寸錦之儲悉出以助又命農部以古者勸分之義偏



告鄉里得錢數萬緡吉人爲善所及遠矣癸未七月大  
風爲災瀕海居民用蕩析離居太淑人憫之出儲粟數  
百石食人之饑製棉衣數百襲衣人之寒履屨之氓謳  
吟盛德厥聲載路越中故有清節堂以惠嫗孀獨岷縣  
闕焉太淑人命農部鳩集巨資於岷縣創建清節堂籌  
其經費定其規制使其邑人董率之而後岷山剡溪聞  
雪竹霜松得全其天矣蓋好行其德老而不衰如此至  
今歲又以千金助畿輔之振此樂善好施之坊所以建  
也太淑人感 天語之褒揚念民生之墊隘吾知其  
施之益廣而受福之未有艾矣然其宅心也仁其持身

也義性不佞佛聞時有出千金營佛寺者心非之又嘗  
有旱魃之虐鄉里訛傳一夕數驚太淑人援引古事曉  
譬百端人心始定仁者必有勇巾幗之中亦有然乎太  
淑人生於仲夏之月爍金燭玉之辰非繪玉齎金之日  
乃以閏月之吉豫造眉黎臺飴之祝禮也太淑人恭儉  
好禮饌肥羶以奉之勿甘也鏗金絲以娛之勿聽也然  
則瓊瑋連玆之辭亦豈其所樂聞哉惟念

聖天子

方敬奉

皇太后珣輿彩仗鳴玉慈庭而士大夫

家亦有眉壽之母焜耀於黃玉綠純之冊此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余舊史氏也烏可以不紀太淑人年愈高

德愈劬異時由八九十以至期頤置吏上聞

璽書

下逮樂善好施之外常更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者余請  
執筆以待

徐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國家義征仁育咫尺八紘輶車朱軒交於海外而扶木  
陽州日之所躡有古建國焉與我異軫而同文 天

子曰於戲是非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不可使往而徐  
君實承 命以行先是君用漢臣徐樂故事上書言世  
事 朝論建之乃由二千石晉階觀察使錫川二品冠  
服假鉦鼓給角符張壇出境以臨湯谷之阿蓋異數也

瀕行

皇太后召見授以意指并垂詢家世知君有老母問年齒加干君因奏臣兄承禧官福建福安縣知縣母就養在閩臣離膝下久頗乞一月假省視起居天語俞焉及行次滬瀆而三韓小有警有詔趣行毋宿留乃輟閩行而使星遂東矣君既至雍容敦雅而綜事精良遽書警奏衍衍辯舉彼都人士咸曰古之膚使也而君望虎門之崩劣緬榕樹之樛榲不能無白雲親舍之思至今歲而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五矣降婁之月豐鐘始鳴之日乃其設帨之辰也於是幕府諸君聚而謀曰古人稱觴上壽非有常期後世必以十年爲

期則太疏闊矣今七十有五。是介乎七八十之間。其在太元視之。次五曰鸞鳳紛如。厥德暉如。斯之謂矣。宜進一言爲太夫人壽。而授簡於余。余因憶唐人許棠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詩。其起句云。還鄉兼作使。到日倍榮親。此與君初意正合。其末句云。膝下知難住。金章已繫身。雖當日情事不可知。然以奉使罄行。不獲奉盤盂侍几杖。則又君今日事也。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古之使臣。四牡騤騤。倭遲周道。曷嘗一日不思其親哉。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然則諸君子謀以文爲太夫人壽。或亦作歌諗母之意也。而余安可以無言竊聞。

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公彝舟先生也年甫十有九事尊  
章以孝處築里以和御臧甬以寬而有制贈公常游學  
於外家事悉以委之上而營節義則粥之薦下而具韭  
苴梅蘇之饌簋笱桶櫛焉鍼管線續焉褻積褻綯具有  
條理贈公無內顧憂枕經籍書鑽堅研微朝益暮習於  
學大進遂入詞垣躋臺諫一麾出守逾飛鸞之渡登龍  
首之山太夫人從之主持內政一遵禮法其在京邸躬  
操井臼有桓少君風其莅大郡以義相導有東廂參語  
之益教督諸子肅若嚴君小踰繩檢譴訶隨之曰吾不  
爲姑息之愛冀汝曹早自成立也諸子咸稟其教金友

王昆輝映於時其長君官閩中厯宰劇邑攝司馬遷刺  
史七閩以幹翮稱太夫人版輿就養每至必如雋不疑  
母問平反幾何人又如陶士行母雖一坩鮓必封還之  
遂使境內稱慈父鄰州號神君積優成陟五馬雙旌在  
指顧閒矣太夫人以爲家本寒素而雲搏水擊鬱爲鼎  
門感先澤之留貽念國恩之優渥宜益恣僕以報生  
成方君之旣乞假而又不果歸也人或惜之曰使得遂  
晝錦之願則如韓魏公之築堂而名曰榮歸不亦美乎  
太夫人曰不然獨不聞霍去病何以家爲之語歟乃爲  
書以誡君曰爾盡心於爾職毋以我爲念又謂其幼子

爾齒非稚矣且旣以縣令注銓部籍亦宜閱厯以練其  
才乃命隨君東渡焉惟時三子皆森然自立太夫人安  
神闈房康強逢吉子女各三孫則備荀氏八龍之數瑤  
環瑜珥蘭茁其芽偶一瞽茲男唯女俞爭相承應亦可  
謂極天倫之樂矣而太夫人又潛心內典修植善根一  
室之中掃地焚香持木患子誦佛名號或帀一月不知  
肉味伊蒲素饌佐以茶菴如是而已夫壽由於仁卽由  
於靜太夫人精文善法悉已通曉三業清淨如清水珠  
所謂法身常住湛然不動者將於此乎在然則其壽豈  
可量歟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堦興彩仗鳴玉



慈庭錫類之仁溥及宇內凡大臣壽母每拜靈  
壽上尊之 賜太夫人由八九十而至期頤其被馮親  
荀母之褒而膺金尊玉杖之慶者當更有進今者鞠醴  
一尊雲璈三奏其猶賓之初筵乎余前舉許棠之詩惜  
所謂金吾侍御者未知何人然其詩有云向化雖多國  
如公有幾人意其爲人亦必無忝厥職者也願君宣布  
德意奉揚威稜以副 聖天子臨軒遣使之意而卽  
以無負慈母平時之教太夫人當亦爲之欣然進一觴  
也宋史天文志云天節八星主使臣持節宣威四方明  
大則使者忠余登高東望當見老人一星與天節八星

同炳然於常羊之維矣

王星垣祖母程孺人八十壽序

往歲瞿子玖學士視學吾浙招致兩浙高才生二十人肄業詒經精舍而王生舟瑤字星垣者與焉時余忝主詒經講席星垣乃以士相見之禮來見於余余始知有星垣矣及閱每月課卷星垣輒居高等歲在己丑星垣登賢書其明年計偕北上行次滬濱寓書於余言其祖母程孺人年八十矣其父介軒君將以一樽爲壽而欲得余一言以侑之命星垣以請星垣之言曰吾祖母生有淑德年及笄歸我先王父 贈徵仕郎笑山公笑山

公少時喜任俠重意氣友朋有過輒面斥之不少假借  
遇不平之事面赤髮盡豎氣鬻然不能下雖遇有勢力  
者弗爲屈而吾先曾王父耕雲公則治有宋諸儒之書  
惴惴如畏進止不失尺寸視先王父之所爲弗善也居  
恒獨處每結轡不自得太孺人心知之遇事曲爲解說  
必使釋然而後已先曾王父語曾王母曰吾得此婦吾  
始無憂矣嗟乎此兩公者皆賢者也然父儒子俠儼若  
冰炭而孺人以一婦人周旋其閒使兩不齟齬可不謂  
賢歟星垣又曰吾祖母靜穆寡言笑於人無所臧否故  
戚黨無閒言一家數十口自子婦以至曾孫曾孫婦下

逮臧獲未嘗一言譴訶之有不當意默然獨坐而已尋亦自解無宿怒焉家素貧夔先大父旣没至不能具饗殮怡然曰以吾家累世清德當不至餓死何戚戚爲自瑤也餽於庠又舉於鄉家乃稍裕然處之亦仍如前未見有欣幸之色也其沈靜安貧又如此星垣又曰吾自少卽喜讀春在堂書然其時止治詞章所讀者詩文而已近則稍知治經乃盡發兩平議兩襍纂及弟一樓叢書而讀之又幸得肄業精舍獲在門下士之列先生亦鑒吾十餘年嚮往之心不我拒乎余年來衰朽多病酬應文字率謝不作至壽言則輟筆久矣然以星垣惓惓

之情又未忍固拒也乃撰次其言俾呈其尊甫介軒君  
誦於其祖母之前或當欣然而醵一觴乎

陳海樓先生八十有四壽序

光緒十有五年

天子始親理萬機

詔開慶科

加惠橫舍之士越明年太歲在上章攝提格天下士之  
歌鹿鳴而來者咸試於春官而桂平陳海樓先生霜鬢  
華髮翩然來思授簡抽豪文辭爾雅見者驚歎以爲神  
仙中人於是容臺之長循例以聞 天子曰俞哉其

賜以進士出身先是著雍困敦之歲先生與茂才異等  
同試於鄉實拜 恩命得與郡國孝廉之舉至是而

慈恩題名聞喜預宴與裴頭黃尾同在春風得意之中  
蓋桂林一枝杏花一色皆 聖書所賜焉誠異數也

朝廷以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經術優長宜爲士林  
所矜式 制詔授先生爲國子監學正環林園海中祁  
祁生徒見其鬚眉皓白衣冠甚偉皆聳然異之是年

天子二旬萬壽嘉興海內眉黎耄鮐諸壽俊同游於  
福塗而先生行年八十有四矣服其命服衣繡南歸適  
其次子紫元大令方駐鳬騎於餘不之溪彈琴詠風不  
勞而治先生喜大令治理之有成又以其地山水之可  
愛扶鳩杖駕安車從容莅止仲秋之月二旬有一日是

日戊午按之憲書福生金匱吉曜所臨乃先生懸弧之  
日也大令於是陳酒殽以甘之鏗金絲以樂之一時珠  
履之賓朋布衣之父老無不踵門而拜曰盛哉斯會乎  
於是邑人俞樾進而言曰自李唐以來惟以進士爲重  
劉司戶羅江東有終身不得者矣先生以耄年而獲斯  
榮遇亦知其所自來乎先生幼而穎悟年十有八卽補  
博士弟子員歲科兩試必列前茅而入鄉闈者十有四  
其得與房薦者六中歲始餽于庠六十四歲始由歲貢  
以校官注選籍而興廉舉孝迄未得與光緒丙戌年已  
八十重游泮宮嗣是雲搖風舉直上青雲何先之屯而

後之亨乎乃其積者厚而流者光也其家本素封至先生而已中落惟藉修脯以養親然仰承親意見善必爲宗族交游有匱乏者周之廢絕者續之鄉里義舉贊而成之至老不衰而當軍興之際諸搢紳所設各局招與同事先生則辭弗就及賊平皆謀得獎叙又問所欲先生又辭弗受自幼卽務儉約所館雖在百里之遠徒步往返不假輿馬生平書籍之外不畜玩物咸同間寇氛密邇奉其老親挈其細弱奔走流離殆及十年而縹囊緗帙必以自隨人問其故曰此猶農夫之穀種耳有時猝與賊遇賊指目之曰此鄉里善人也戒勿犯雖鄭康



成之黃巾羅拜何以加茲乎紫元大令出爲先生弟後而教養仍自任之癸酉歲大令舉于鄉至丙子以揀選知縣恭遇

覃恩先生得地封奉直大夫蓋已膺綸綍之榮矣先生長孫又納粟得少尹方七十稱觴時一門鼎盛三黨榮之至是又十年有孫二人曾孫二人元孫一人五代一堂爲熙朝人瑞先生名附巍科身膺清秩康強逢吉眉壽無疆非其積德之報歟由是而九十而百歲恭遇

國家萬壽大典先生入都祝嘏必有加命之恩乾隆閒廣東謝鴻臚啓祚九十九歲會試賜進士授司業又三年以祝釐晉秩鴻臚卿拜命南歸鶴

髮童顏錦衣玉帶道旁觀者望若天人先生殆將與之  
同乎廣東廣西固同鄉也百餘年內後先相望是邦家  
之光非徒閭里之榮矣余小於先生者十有四歲或猶  
及見之當更執筆而紀其盛也

書黃牛廟碑後

諸葛武侯爲三代下第一人世以伊呂比之至其翰墨  
世不多見但傳其能畫而已顧君廉軍從湖北歸示余  
黃牛廟碑無書撰人姓名亦無年月然其發端云僕躬  
耕南陽之晦則爲武侯所書明矣碑云趨蜀道履黃牛  
石壁間有神像宛如采畫前豎一旌旌右駐一黃犢古

傳黃龍助禹開江信不誣也乃知此碑卽爲黃牛灘而  
立按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  
牛灘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入黑牛黃成就分  
明此巖旣高加以江湍迂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此物  
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然則黃牛之廟在此無疑宋陸游入蜀記但言黃牛廟  
有張文忠贊不言有此何也余問何從得之曰是碑在  
湖北歸州黃陵磯黃陵廟甲戌之歲羅笏臣鎮軍修廟  
得之於破壁則余又有所疑者黃牛黃陵固非一廟黃  
牛之廟祀佐禹治水之神黃陵之廟則祀舜妃水經注

湘水篇曰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逕二妃廟世謂之黃陵廟然則黃牛廟以黃牛山得名黃陵廟以黃陵水得名水經分載於江水湘水二篇明非一地何爲黃牛之碑得於黃陵之廟乎然筆法奇逸雅可愛玩果出武侯亦宇宙間一奇蹟矣余陋不能辨別姑書此質之信而好古者

潘伯寅尙書齊墳拓本跋

伯寅尙書示我齊墳拓本其文有曰命作𣪠入墳其字張孝達中丞定爲韶字可謂卓見又得吳清卿奉常疏證之更無疑義矣其引孟鼎𣪠𣪠字爲此字之最古而

文最備者余以其說推之竊謂此實古劬字也中從四  
蓋尊彝重器上從𠂔下從四手奉持之有勉力之義  
說文云劬勉也是其義也又曰讀若舜樂韶凡說文讀  
若之字古卽通用說本錢氏潛研堂集然則古書韶字  
或假磬或假招或假昭而以此器假劬爲之尤爲密合  
矣余深喜清卿此論而微嫌其以此爲古紹字其義稍  
涉迂曲故中論之惜清卿方駐西陲未及與之共論也  
周雲笈太守遺墨跋

余與君同娶於仁和姚氏蓋皆吾舅氏平泉先生之女  
也故余與君幼相習亦最相得自居鄉里及游京師未

嘗不與俱也君以知縣之江西賦詩四章留別余再和之及君死安義之難余爲五言詩七十韻哭之又爲君作家傳其聲音笑貌宛然在目而君墓木已拱余亦老矣內子姚夫人先我而卒而其女兒之歸於君者余外姊也今猶康強無恙去年來吳中過我春在堂白髮青裙縱談疇昔蓋距君之卒三十年矣君所爲詩文甚多又有書一卷說周易今皆亡佚尤工於書得吾舅氏平泉先生之傳亦無一字之存今年夏其季子子雲孝廉示我此卷乃君遺墨之僅存者也其中紈扇面一雖字不盈百而篆隸眞行皆備又殿試卷數幅君居京師所

書也嗚呼以君之成仁取義不愧古之烈士書雖不工  
猶可傳焉矧其書之工又如此乎觀君之書想君之爲  
人雖無半面之識者猶敬且慕焉矧余與君幼相習又  
最相得者乎因題其端曰周雲笈太守遺墨而又書此  
於其後曰太守者君贈官也君有三子仲早卒長曰元  
鼎襲雲騎尉季曰元瑞同治丙子舉人卽子雲也嗜學  
工文能繼君之志君事實詳余所撰家傳因屬女壻許  
子原寫一通附此卷中俾觀者有以考其爲人子原方  
習書白摺卽用此書之與君所書殿卷相映生色矣  
湯伯繁茂才頤瑣室題榜跋

班孟堅典引云微胡瑱而不頤王懷祖先生破微爲徽  
厥義乃顯徽者善也言善雖小而必養也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由不知瑱之宜頤  
耳苟知瑱之宜頤則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湯  
子伯繁以頤瑱名其室屬余書榜余因爲說此義楊子  
太元擬頤卦作養贊其初一曰美厥靈根其次三曰育  
厥根茲根也茲也而卽有以養之頤瑱也夫